

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易經學習班教材-10

遯卦第三十三

遯☶☰ 乾(天)上☰ 艮(山)下☶ 綜卦大壯☰☳ 錯卦臨☱☲ 交卦大畜☶☰

	初至四爻	二至五爻	三至上爻	初至五爻	二至上爻
卦中卦	風山漸☱☶	天風姤☱☴	乾☰	天山遯☶☰	天風姤☱☴

卦辭、彖辭與象辭

◎遯¹，亨，小利貞²。

◎彖曰：遯亨，遯而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³。小利貞，浸而長也。遯之時義大矣哉⁴。

◎象曰：天下有山，遯。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⁵。

淺註

1. 遯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遯者，退避也，六月之卦也。不言退而曰遯者，退止有退後之義，無避禍之義，所以不言退也。為卦天下有山，山雖高，其性本止。天之陽，性上進，違避而去，故有遯去之義。且二陰生于下，陰漸長，小人漸盛，君子退而避之，故為遯也。《序卦》：『恒者久也，物不可以久居其所』，久則變，變則去，此理之常，所以次恒。」

2. 遯，亨，小利貞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亨為君子言也。君子能遯，則身雖遯而道亨。小者，陰柔之小人也。指下二陰也。利貞者，小者利于正，而不害君子也。若害君子，小人亦不利也。」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此卦剛而能止，是不以進為進，而正以退為進者也，故亨。然說一退字，便有似于自利之小道矣，若充此小道，不幾失立人達人之弘規乎，故誠以小利貞。言雖示同小道，而終利于大人之貞也。」

3. 遯亨，遯而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遯而亨者，惟遯乃亨，見其不可不遯也。剛指五，當位者，當中正之位。而應者，下與六二相應也。時行，言順時而行。身雖在位，而心則遯，此所以謂之時行也。九五，有中正之德，六二能承順之，似亦可以不必于遯。然二陰浸而長，時不可不遯，知時之當遯，與時偕行，此其所以亨也。」

4.小利貞，浸而長也。遯之時義大矣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浸者漸也，浸而長，其勢必至于害君子，故戒以利貞。時義大者，陰雖浸長，尚未盛大，且九五與二相應，其陽漸消之意，皆人之所未見而忽略者。是以苟且流連，而不能決去也。當此之時，使不審時度勢，則不知遯。若眷戀祿位，又不能遯。惟有明哲保身之智，又有介石見幾之勇，方能鴻冥鳳舉，所以嘆其時義之大。」

【按】：遯雖強調隱遯，但非廢事無為，九五剛正居中而應，仍應伺機而為，方稱得上與時偕行，此與今世修行人處境類似，仍應和光同塵以度濟眾生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尺蠖尚屈而後申，龍蛇亦蟄而後震，君子之學，欲自利利他者，豈不以遯而得亨哉！且九五剛當其位，以應六二之賢，乃與時偕行之道，所以亨也。所言小利貞者，慮其陰柔自守之志，漸漸浸而長也。夫善遯者，則退正所以為進；不善遯者，則退竟終于不進矣，所關顧不大哉。」

5.天下有山，遯。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惡者，惡聲厲色，疾之已甚也；嚴者，以禮律身，無可議之隙，而凜然不可犯也。不惡者待彼之禮，嚴者守己之節。天下有山，天雖無意于絕山，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，遯之象也。故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曰不惡而嚴則君子無心于遠小人，而小人自遠。」

【按】：《誠齋易傳》：「大遯遯於朝，小遯遯於野，...孔子與陽貨同國，孟子與王驩同事，故曰：『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』孔子答貨曰：『諾，吾將仕矣。』孟子與驩朝暮見，何疾惡之有？見貨亦矚^{同瞰，遠望}亡，見驩未嘗與言行事，何不嚴之有？惟不惡，故不害，惟嚴，故不汙。」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外健內止，未嘗有意于遠小人，而小人自不能媚也。以小人為用，故不惡，小不能擅權，故而嚴。約聖學者，天君為主，百骸聽命，耳目口腹之慾不能為亂也。」

爻辭與小象辭

- ◎初六，遯尾厲，勿用有攸往¹。象曰：遯尾之厲，不往何災也²。
- ◎六二，執之用黃牛之革，莫之勝說³。象曰：執用黃牛，固志也⁴。
- ◎九三，係遯，有疾厲，畜臣妾吉⁵。象曰：係遯之厲，有疾憊也；畜臣妾吉，不可大事也⁶。

淺註

1. 遯尾厲，勿用有攸往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遯者，居當遯之時也。尾者初也，因在下，故曰尾。厲者天下賢人君子皆以遯去，時何時也？豈不危厲。往者，往而遯去也。本卦遯，乃陽剛與陰，不相干涉，故不可往，且初在下，無位，又陰柔，所居不正，無德無位。無德則無聲聞，不過凡民耳。與遯去之賢人君子不同，遯之何益？初六居下當遯之時，亦危厲矣。但時雖危厲，而當遯者非初之人，故教占者勿用遯去，但晦處以俟時可也。」

2. 遯尾之厲，不往何災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不遯有何災咎，所以勿用有攸往。」

【按】：初六因其位卑，不往即為遯，此似改朝換代，亦不需馬上轉移陣營，應該看清楚再做決定。《宋元學案·晦翁學案》：「慶元元年，侂音托 韓侂音托因禁朱熹理學並毀謗趙相，被視為奸臣，誣趙相趙汝愚以不軌竄置永州，且創『偽學』之名善類。先生草疏萬言，極諫奸邪蔽主之禍，白宰相之。諸生力諫，遂箠之，遇《遯》之《同人》，先生默然焚其稿，更號遯翁。」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處遯之時，須隨其德位以為進退，方不失亨貞之道，今初六陰柔居下，才位俱卑，惟固守為宜，不可妄往以取災也，此如樂正裘牧仲孟獻子之五友之一，孟獻子性節儉。」

3. 執之用黃牛之革，莫之勝說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執者執縛也。...黃中色，指二。...勝者任也，脫者解脫也。能勝其脫，欲脫即脫矣。莫之勝脫者，不能脫也。言執縛之以黃牛之皮，與九五相交之志堅固不可脫也。...二陰浸長，近于上體之四陽，已凌迫于陽矣。然二與五為正應，二以中正順應乎五，五以中正親合乎二，正所謂剛當位而應，不凌迫乎陽，可知矣。故有執之用黃牛之革，莫之勝說之象。」

4. 執用黃牛，固志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堅固其二五中正相合之志也。」

【按】：就剝陽角度觀之，六二與九五係屬中正相應，如黃牛皮般牢固繫住，密不可分，雖處遯時，但為遯卦中剝陽之主，是以告誡莫脫與九五之交。

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：「初，成王少時，病，周公乃自揃音抽其蚤音爪沈之河，以祝於神曰：『王少未有識少不更事，奸神命者得罪神明的人乃旦也。』亦藏其策於府。成王病有瘳音抽。及成王用事，人或譖周公，周公奔楚。成

王發府，見周公禱書，乃泣，反周公。」此際周公似六二，成王似九五。

另以接班角度言之，六二似局勢未明朗之接班人，二之五爻之卦中卦與本爻爻變後均為姤☱，顯示不期而遇之機會來臨，應掌握前朝關鍵人物九三與九四。此即似曹魏繼承人之爭，曹丕與曹植均可能是六二，賈詡、司馬懿聰明的九三與九四，楊修則是做死自己的九四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柔順中正，非榮名利祿之所能牽，上應九五剛健中正之君以行其志，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故象以執用黃牛之革，此如伊尹。」

5. 係遯，有疾厲，畜臣妾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繫者，心維係而眷戀也。…中爻為巽，巽為繩，繫之象也。繫遯者，懷祿徇私，隱忍而不去也。疾者，利欲為纏魔，困苦之疾也。厲者禍伏于此而危厲也，臣者僕也，妾者女子也，指下二陰也，乃三所繫戀之類也。…畜者止也，…止之使制于陽而不陵上也。艮畜止象…。」

九三當陰長凌陽之界，與初二二爻同體，下比于陰，故有當遯而係戀之象。既有所繫，則不能遯矣，蓋疾而為厲之道也。然艮性能止，惟剛正自守，畜止同體，在下二陰馭之以臣妾之正道，使制于陽，而不陵上，斯吉矣，故又教占者必如此。」

6. 繫遯之厲，有疾憊也；畜臣妾吉，不可大事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疾憊者，疲憊于私欲，困而危矣。不可大事者，出處去就，乃大丈夫之大事。知此大事，方知其遯。若畜止臣妾，不過以在我艮止之性，禁令之爾，乃小事也。九三繫遯，能此小事，亦即吉矣，豈能決斷其出處去就之大事哉。」

【按】：就陰逼陽角度觀之，九三繫於六二而不得或不願速於遠遯，兩者相比非正應，屬君子與小人之關係。此為古人對於政治之態度，此時為小人進逼君子之際，應對之道為對待臣妾之法，不惡而嚴。

世間法中，猶如如晉文公愛戀妻子齊姜，避居於齊七年，不願捨離，大臣與齊姜商議，灌醉文公回國奪位，方成就大業。於出世法則類似末法修行人，於紅塵中有諸多羈絆，欲成道業，不可牽繫於妻子名祿，面對造惡眾生，亦應禮敬諸佛，先求遠遯於五濁惡世，成就後再度化眾生。

若就接班角度而言，此似大官掌握權勢，示現無異志之相，王翦征楚前，屢屢向秦始皇廣要田產，秦始皇因而安之；蕭何鎮守後方，強佔民宅，漢高祖聞而喜，兩事皆似之。而亦似看守內閣之老臣，少主上任後會如何

處置？須知時代已經不同，莫以前朝之狀況擬之，亦即進場即思退場之時，猶如寓言故事，狐狸進葡萄園之省思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剛而得正，可以有為，而居止極，則未免為遯之一字所係，此絕人忘世之道。君子之疾也，然雖不能大有所為，亦須厲勉其精神以畜臣妾則吉，所謂不能治國，亦且齊家以為天下風可也，丈人現二子于子路丈人與二子亦隱士，詳見《論語·微子》，亦是此意，但无援天下之大手段耳。」

◎九四，好音號遯，君子吉，小人否¹。^{音ㄋㄨˋ}象曰：君子好遯，小人否也²。

◎九五，嘉遯，貞吉³。象曰：嘉遯貞吉，以正志也⁴。

◎上九，肥遯，无不利⁵。象曰：肥遯无不利，无所疑也⁶。

淺註

1.好遯，君子吉，小人否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四應初，故曰好。好者愛也，繫者縛也，愛者必眷戀而縛，縛者因喜悅而愛，其實一也。好遯者，又好而又遯也。好者爵位利祿，愛慕之事也。遯者審時度勢，見幾之事也。好者四也，遯者九也。陽居陰位，陽可為君子，陰可為小人，故可好可遯也。所以聖人設小人之戒。否者不也。」

九四，以剛居柔，下應初六，故有好而不遯之象。然乾體剛健，又有遯而不好之象。占者顧其人何如耳，若剛果之君子，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，止知其遯，不知其好，得以遂其潔身之美，故吉矣。若小人，則狗音訊，曲從欲忘反，止知其好，不知其遯，遯豈所能哉，故在小人則否也。」

2.君子好遯，小人否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君子剛果，故好而知遯，必于其遯。小人陰柔，故好而不知遯，惟知其好矣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位高，似攝政王，好遯大不易，觀鰲拜、王莽之事即知，權臣功高震主亦似之，比對范蠡去而安，文種留而亡即知。

就修行角度觀之，本爻有乾卦九四或躍在淵之象，若志剛無欲之人，必然選擇遯之而吉；若好世間名聞利養者，必好名祿，選擇繫之而否，極類似末法修行人之抉擇，若貪著於五欲六塵，則無吉之象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以剛居柔，上輔九五，下應初六，承天子之德，撫天下之民，休休有容，君子之吉道，非小人所能學也，此如衛武公。」

3.嘉遯，貞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嘉遯者，嘉美乎六二也。當二陰浸長之時，二以艮體，執之以黃牛之革，不凌犯乎陽，其志可謂堅固矣。為君者，不

嘉美以正其志，安能治遯，故貞吉。若人君，無逃遯之理。玄宗幸蜀^{安史之亂}，安得為嘉。

九五陽剛中正，有治遯之才者也。當天下賢人君子遯去之時，下應六二之中正，見六二之志固，乃褒嘉之，表正其志，以成其不害賢人君子之美，正而且吉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二之固志者，堅固其事上之志，臣道中正之心也。五之正志者，表正其臣下之志，君道中正之心也。」

4. 嘉遯貞吉，以正志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二之固志者，堅固其事上之志，臣道中正之心也。五之正志者，表正其臣下之志，君道中正之心也。二五小象皆同言志字，所以知五褒嘉乎二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為剛健中正之君，與六二如黃牛革之繫，密不可分，《周易集註》舉唐玄宗於安史之亂逃奔四川，彼時仍有諸多忠臣良將，逃遯非君主之宜，故楊貴妃上吊、太子自行登基，後玄宗鬱鬱而終。

就接班角度觀之，嘉遯即似真正放下權位安排接班，如康熙晚年布局兵權、事權、掃除競爭對手，並考慮變動後如何平穩局面，罷黜官員之思維即其帝王學之思維。

世間人接班能似此即不易，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張問曰：『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』子曰：『忠矣。』」

此亦象徵末法修行人處遯時，若有緣仍應擔起教化之重擔，猶如佛菩薩若有眾生之緣^{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}，應當正其志度眾，待化緣已盡，方得遠遯，此方得稱嘉遯。末法修行人觀五濁惡世，不應僅存逃遯之心，應知一切法從心想生，自內心轉化正報，則依報隨之轉正。須知此方即淨土，淨土即此方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，修行就在當下，此方為嘉遯正志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當此遯時。雖有英明神武作略。不自露其才華。遯之嘉美。貞而且吉者也。此如湯王。」

5. 肥遯，无不利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肥者，疾憊之反^{與九三相對照}。遯字從豚，故初六言尾，上九言肥，皆象豚也。以陽剛之賢，而居霄漢之上。睟^{音歲}面盎背^{德性表現於外，而有溫潤之貌，敦厚之態}，莫非道德之豐腴。手舞足蹈，一皆仁義之膏澤。心廣體胖，何肥如之。無不利者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堯

雖則天，不屈飲犢之高堯召許由為長，由至河邊洗耳，巢父觀之，恐汗犢口，故牽犢上流而飲之。

武既應人，終全孤竹之節伯夷、叔齊恥食周粟之事。理亂不聞，寵辱不驚，何利如之。...惟上九，以陽剛而居卦外，去柔最遠，無所係應，獨無所疑，蓋此心超然于物外者也，故有肥遯之象...。无所疑者，不疑二陰之浸長而消陽也。无所疑，所以逍遙物外，不至于愁苦而疾瘠音吉，瘦弱。」

6.肥遯无不利，无所疑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无所疑者，不疑二陰之浸長而消陽也。无所疑，所以逍遙物外，不至于愁苦而疾瘠。」

【按】：就佛法觀之，此似佛菩薩應世，因德行圓滿、超然於外，故不受陰浸陽息之影響，故度化眾生無不利。上者如商山四皓，輔佐上位後便銷聲匿跡；次如張良、范蠡，功成名就身速退，逍遙於世，前者修練仙道，後者改名經商；再次則如諸葛孔明，功成名就身難退，鞠躬盡瘁死後已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剛而不過，尊居師保之位，望隆于天下，而不自伐其德，故為肥遯而無不利，此如太公。」

綜觀

本卦為四陽漸退、兩陰漸長，為小人浸盛、君子遯藏之際，不可為大事，但小利貞。可就陰逼陽與接班角度觀之。若就接班角度觀之，初六僅為基層員工或平民，誰接班都與我關係不大；六二表即將接任者，卦中唯一無「遯」字，應抓準相關人九三使政權能妥善轉移；九三表前任中間幹部，應認識自己為過渡職務，作為上三爻之善後部隊係遯，有疾厲，應表現出無大志之樣態；九四為前任關鍵幹部，要能捨下舊有權位，把遯變成好事；九五表前任領導者，應放開心胸與六二好好接班，享受退休生活，爻變為旅☱；若兩人都能妥善交接，兩爻齊變為鼎☱，表建立功業；上九表前任顧問，因無官職纏身，故有脫身容易之无不利。

另就修行角度，能不繫戀於下兩陰爻則為吉而超然之象，故離陰爻越遠者越寬裕吉祥。

大壯卦第三十四

大壯☳ 震(雷)上☳ 乾(天)下☰ 綜卦遯☶ 錯卦觀☱ 交卦无妄☲

	初至四爻	二至五爻	三至上爻	初至五爻	二至上爻
卦中卦	乾☰	澤天夬☱	雷澤歸妹☱	澤天夬☱	雷天大壯☳

卦辭、彖辭與象辭

◎大壯¹，利貞²。

◎彖曰：大壯，大者壯也，剛以動，故壯³。大壯利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⁴。

◎象曰：雷在天上，大壯，君子以非禮弗履⁵。

淺註

1.大壯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大壯者，大者壯也。大謂陽也，四陽盛長，故為大壯，二月之卦也。為卦震上乾下，乾剛而震動，大壯之義也。又雷之威震于天上，聲勢壯大，亦大壯之義也。《序卦》：『遯者退也，物不可以終遯，故受之以大壯。』遯者陽衰而遯也，壯者陽盛而壯。衰則必盛，消長循環之理，所以次遯。」

2.大壯，利貞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陽壯則占者吉亨，不必言矣。然君子所謂壯者，非徒以其勢之盛，乃其理之正也，故利于正。陰之進不正，則小人得以陵君子，故遯言小者利于貞。陽之近不正，則君子不能勝小人，故大壯言大者利于貞。」

【按】：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夫退養之功愈密，則精神道德益壯。然大者既壯，不患不能致用，特患恃才德而妄動耳，利貞之誠，深為持盈處滿者設也。」

3.大壯，大者壯也，剛以動，故壯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以卦體卦德釋卦名，又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。陽長過中，大者壯也。...惟四陽則壯矣。且乾剛震動，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，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，何事不可行哉，此其所以壯也。卦體則勢壯，卦德則理壯，所以名壯。」

4.大壯利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大者正

也，言大者自無不正也。凡陽明則正，陰濁則邪，自然之理，故利于貞，若不貞則非大矣。正大者，正則無不大也。天地之情者，覆載生成所發之情也，一通一復，皆一誠之貫徹，豈不正？既正豈不大？故曰正大。...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，又推極上天下地，莫非此正大之理，非特人為然也。一陽來復，見天地之心，四陽見其情。仁者天地之心，情則其所發也。」

【按】：天地之心係從動態觀察天地之規律，天地之情乃至大至正，其情無私，此處不言萬物，蓋萬物之中正難與天地比擬。

5. 雷在天上，大壯，君子以非禮弗履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非禮者，人欲之私也。履者踐履也，非禮弗履，則有以克勝其人欲之私矣，此惟剛健以動者可能。矯音腳，強壯武勇哉其強，何壯如之，雷在天上，大壯者，以聲勢而見其壯也。君子非禮弗履，大壯者以克勝其私，而見其壯也。」
- 【按】：聲勢壯大則易生衝撞，故誠之應循禮而行。《周易禪解》：「非禮弗履，正佛法中所謂悲體戒雷震以大悲心為體，教誡眾生也。」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：「悲體戒雷震，慈意妙大雲，澍甘露法雨，滅除煩惱焰。」

爻辭與小象辭

- ◎初九，壯于趾，征凶，有孚¹。象曰：壯于趾，其孚窮也²。
- ◎九二，貞吉³。象曰：九二貞吉，以中也⁴。
- ◎九三，小人用壯，君子用罔，貞厲。羝音低羊觸藩，羸音雷其角⁵。象曰：小人用壯，君子罔也⁶。

淺註

1. 壯于趾，征凶，有孚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震為足，又初在下，趾之象也。征凶者，往則必裁抑擯斥也。孚者，自信其陽剛之正德也...。初九，陽剛處下，當壯之時，壯于進者也，故有壯趾之象。以是而往，凶之道也。然陽剛居正，本有其德，故教占者，惟自信其德，以甘窮困，不可有所往，往則凶矣。」
2. 壯于趾，其孚窮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既無應援，又卑下無位，故曰窮。當壯進之時，有其德而不能進，進則必凶，乃處窮之時矣，故惟自信其德，以自守可也。是其孚者，不得已也，因窮也，故曰其孚窮。賢人君子，不偶于時，棲止山林者，多是如此。」

【按】：本卦中陽居陽位者凶，陰陽調和者佳。本爻居正而理直氣壯，氣勢凌人而急進則易得凶。另亦似有理想有抱負之年輕人，象辭中亦肯定年輕人之熱誠^{有孚}，但一味地只有想法與熱忱雖好，但往往不易持續到底，爻變後為恒☱。此即《道德經》：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」之思維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雖云大者必正，須知正者乃大，若恃其大以為正，正便成邪；恃其壯以為大，大必不久；恃其正以為壯，壯必有衰。〈洪範〉所以有高明柔克之訓，正為此耳。今初九過剛不中，故往則必凶，以其自信自恃，乃必窮之道也。」

3. 貞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中則無太過，不恃其強而猛于必進，所以此爻貞吉。九二以陽剛當大壯之時，居中而不過于壯，蓋正而吉者也。」

4. 九二貞吉，以中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以中者，居中位也，與解卦得中道，未濟中以行正同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語出《中庸》，九二有焉。」

【按】：初二同處大壯時，二剛居柔之中位，如人氣直剛猛但居中調和，而中道之難，貴再能恒久持中，本爻與恒☱九二悔亡性質相近。

「開元之治」與「開皇之治」初皆為剛柔並用之典範，然無法堅持到底，唐玄宗重用佞臣並迷於楊貴妃之後，遂有安史之亂；隋文帝晚年剛愎自用，誤信楊廣節儉之表面，遂廢長立幼，導致隋朝敗亡。

《中庸》：「子路問『強』。子曰：『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或強與？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；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；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^正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』」

《莊子達生篇》：「紀涓音アム子為王養鬥雞。十日而問：『雞已乎？』曰：『未也。方虛憍同驕而恃氣。』十日又問。曰：『未也。猶應嚮景聽到聲音或影像仍受影響。』十日又問。曰：『未也。猶疾視而盛氣眼神銳利，氣勢仍太旺盛。』

十日又問。曰：『幾矣！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，望之似木雞矣，其德全矣，異雞無敢應者，反走矣。』」

本爻有大壯之實而無大壯之形爻辭未有「壯」字，象徵沉著內斂且深藏不露的修為，看準了才出手，爻變為豐☱，收穫頗豐，亦似江湖俗諺：「穿鞋的不跟赤腳鬥。」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陽居陰位，剛而不過，又得其中，得中即得正矣。」

5. 小人用壯，君子用罔，貞厲。羝羊觸藩，羸其角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罔者無也，言不用也。君子以義理為勇，以非禮弗履為大壯，故不用壯也。羝羊，壯羊^{公羊}也。羸者瘦也，病也。羝羊恃其強壯，乃觸其藩，其角出于藩之外，易去而難反，不能用其力，是角之壯者，反為藩所困制而弱病矣，故曰羸其角也。...九三，過剛不中，又當乾體之終，交震動之際，乃純用血氣之強，過于壯者也。然用壯為小人之事，君子以義理為主，豈其所用哉，故聖人戒占者曰，惟小人則用壯，君子則不用也。苟用其壯，雖正亦厲，亦如羊之觸藩羸角也，壯其可恃哉。」

6. 小人用壯，君子罔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言用壯者，小人之事，君子則無此也。」

【按】：九三居卦頂，剛居陽位處壯，過剛不中，恰如得理之極，又有勢力於身，小人必當陵犯於人而居險境，君子於此境界則能節制其壯而不用。此即似世間人常見之「理直氣壯」，既然是對的，為何要讓步？我有實力（優點或優勢），就要讓大家知道！我有錢（資源），就是要揮霍（享受）一下！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雖本君子，但好剛任壯，未免同于衽金革、蹈^{音導，足踏於上}白刃、暴虎馮河之小人，適足取困而已，何能決斯世之藩哉。若真是君子，則勢雖壯盛，而不自恃，慊^{音欠，不足}然似罔也已。」

◎九四，貞吉，悔亡，藩決不羸，壯于大輿之輹¹。象曰：藩決不羸，尚往也²。

◎六五，喪羊于易，无悔³。象曰：喪羊于易，位不當也⁴。

◎上六，羝羊觸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，艱則吉⁵。象曰：不能退，不能遂，不詳也。艱則吉，咎不長也⁶。

淺註

1. 貞吉，悔亡，藩決不羸，壯于大輿之輹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貞吉悔亡者，惟正則吉，而悔亡也。決，破也，藩決不羸，承上文而言也。三前有四之阻隔，猶有藩焉。四前二陰，則藩決而可前進矣...。輹與輻同，車輪之中幹也。車之敗，常在折輹，輹壯則車強。...壯于大輿之輹，言尚往而可進也。此二句，又貞吉悔亡之象也。九四當大壯之時，以陽居陰，不極其剛，前無困阻，而可以尚往矣。」

2. 藩決不羸，尚往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尚往者，前無困阻，而可以上進也。」

【按】：九四陽居陰位，不至於過壯，前兩陰不構成前進之障礙，藩無需觸已決開，無羸角之虞，雖為柔位，但前路暢通無阻，且車強無病，故有利於行之尚往。猶如乾隆皇帝繼位，康熙與雍正已奠定其強國之基，故即位後，以「寬猛相濟」理念施政，先後平定新疆與蒙古，還使四川與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^{由中央派遣官吏}，人口土地不斷增加，史稱「康雍乾盛世」。

另從世間法觀之，九四之修為類似雖得理但亦給對方台階下之智慧，此似希拉蕊「送鞋子」的故事，寬容的智慧能夠圓滿解決事情。^上悟^下行法師亦曾作如是示現，感動旁人，原來學佛也可以如此活潑！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陽居陰位，以柔濟剛，得大壯之貞者，所以削平禍亂而不損其神，以此運載天下，无往而不得也。」

3. 喪羊于易，无悔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易即場，田畔也。...本卦四陽在下，故名大壯，至六五無陽，則喪失其所謂大壯矣。故有喪羊于易之象，既失其壯，則不能前進，僅得无悔而已，故其象占如此。」

4. 喪羊于易，位不當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位不當者，以柔居五位也。」

【按】：易，空地或邊界，大壯以陽為剛，至六五居陰陽之界，面臨四陽向上之衝擊，雖居君位但不正，故以「喪羊于易」喻之，需以柔順之德，將陽剛化解，剛柔調濟方能無悔。

從卦中陰陽轉換之啟示，局面轉換^易，條件亦隨之而變^{喪陽}，懂得回頭與保留實力方得无悔，爻變為象徵決之夬[☱]，象徵應保留斡旋之空間，回頭是岸，和平解決的最後時間，說話、做事、談判時要留給對方最後下台階的機會。管仲大會諸侯攻打楚國時，談判時僅譴責兩件容易回應之事，補貢茅^{易於做到}、責周昭王淹死漢水^{易於卸責}，避開完全無法做到之事^{撤銷稱王}，將楚國重新納入秩序即為此例。

顧頡剛於《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》中提到，《今本竹書紀年·夏紀》：「殷侯子亥賓於有易，有易殺而放之。」此即王亥於有易國畜牧為生，後有易國君主先奪其羊，後更殺亥而奪其牛，故旅卦上九「鳥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後號咷。喪牛于易，凶。」此時以其位不當描述王亥被殺之事，而奪羊之際尚無凶災，仍居於有易，故曰无悔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柔而得中，故絕无剛壯喜觸之態而无悔也，位不當，

猶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不認為天下為自己所有。」

5. 羝羊觸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，艱則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艱者，處之艱難而不忽慢也。吉者，无攸利者，終得攸利也。六五已喪羊矣，而上六又羝羊觸藩者，蓋六五以一爻言也。...上六壯終動極，所以觸藩而不能退。然其質本柔，又不能遂其進也，故有觸藩不能退遂之象。占者之无攸利可知矣。然猶幸其不剛，而不妄進也。若占者能艱以處之，則得以遂其進而吉矣。」

6. 不能退，不能遂，不詳也。艱則吉，咎不長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詳者，慎密也。不詳者，當壯終動極之時，不能度勢而行，審幾而進也。既詳則能艱矣。咎者不能退、不能遂之咎也，惟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。心思之艱難，所以能詳，識見之詳明，所以方艱。」

【按】：本卦處壯之終，進無可進，退無可退，猶似羝羊之角羸於藩上，進退兩難，但知艱而深思熟慮不可輕易處之則吉。此即「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」之意。歷史上戰線拉長，往往形勢無以為繼，猶如李信攻楚、曹操赤壁之戰、拿破崙之滑鐵盧之役、希特勒攻蘇聯之事皆似之。就人世間常態言之，對方做錯事，譴責是可以的，但是常常會過頭，譴責過頭，對的也變成錯的。另外，人與人相處時，別常說狠話(如辭職、分手…)，狠話說多了就變成笑話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質位俱柔，但有壯名，而无壯義，故无攸利。然善用柔者，正不必慕大壯之虛名，惟艱守其柔克之道，則柔能勝剛，反得吉矣，此勸其不能遂則須退也。」

綜觀：

《雜卦》：「大壯則止。」當陽剛盛長之際，如何求止？大壯利貞，九二、九三、九四皆言貞，本卦爻位正者且過剛者不佳，故初九征凶而九三貞厲，但上六陰居陰位則過柔，故進退不得，艱以自守則吉；爻位不正者能剛柔相濟，反而為佳，九二貞吉與九四貞吉悔亡，六五居陰陽轉換之際，須掌握時變化之機，以柔善應之則無悔。

晉卦第三十五

晉☲☷ 離(火)上☲ 坤(地)下☷ 綜卦明夷☷☲ 錯卦需☵☳ 交卦明夷☷☲

	初至四爻	二至五爻	三至上爻	初至五爻	二至上爻
卦中卦	山地剝☶☲	水山蹇☵☶	火水未濟☲☵	水地比☵☲	火山旅☲☷

卦辭、彖辭與象辭

◎晉¹，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²。

◎彖曰：晉，進也。明出地上，順而麗乎大明，柔進而上行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也³。

◎象曰：明出地上，晉。君子以自昭明德⁴。

淺註

1. 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晉者進也，以日出地上，前進而明也。不言進而言晉者，進止有前進之義，無明之義。晉則有進而光明之義，所以不言進也。《序卦》：『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。』蓋物既盛壯，則必前進，所以次大壯。」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進也，日出萬物進，從日從至。至，到也」

2. 晉，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康侯，安國之侯也。錫者，賜與也。蕃庶，見其恩之者隆。三接，見其禮之者頻。...晝日，離之象。...坤為邑國，日在地上，照臨其邑國之侯，有寵有錫馬三接之象。」

【按】：周成王平定管蔡之亂後，封賞有功勞之同母弟康叔於衛，是為康侯，赴任時，周公旦作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梓材》誠之愛民。清康熙 34 年創建康叔祠，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收藏有康侯簋，「令康侯曷於衛」^{封康叔於衛}，此為世間最大之晉，康侯有功受天子封賞，一日三接見，其亨利貞不言而喻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觀心釋者，妙觀察智為康侯，增長稱性功德為錫馬蕃庶，證見法身理體為晝日三接。」

3. 晉，進也。明出地上，順而麗乎大明，柔進而上行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釋卦名，又以卦象卦德卦綜釋卦辭。明出地上者，離日出于地之上也。順而麗乎大明者，坤順而附麗乎大明也。柔

進而上行者，晉綜明夷，因二卦同體，文王綜為一卦，故《雜卦》曰：『晉晝也，明夷誅也』，言明夷下卦之離，進而為晉上卦之離也。

若以人事論，明出地上，乃世道維新，治教休明之時也。順以臣言，大明以君言。順者小心承順也，麗者猶言攀龍鱗、附鳳翼也。柔進而上行，則成虛中矣，是虛中下賢之君，而居于五之位也。上句以時言，中句以臣之德言，下句以君言，言為康侯者，必際是時，備是德，遇是君，方得是寵也。」

- 4.明出地上，晉。君子以自昭明德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地乃陰土，譬之人欲之私。自者，我所本有也。日本明，入于地則暗矣，猶人之德本明，但溺于人欲之私則暗矣。故自昭其明德，亦猶日之出地也。自昭者，格物致知，以去其蔽明之私；誠意正心修身，以踐其自昭之實也。明德者，即行道而有得于我者。天下無道外之德，即五倫體之于身也。此德塞乎天地，橫乎四海，如杲音稿，日出明亮日當空，人人得而見之，故曰明...。至健莫如天，故君子以之自彊。至明莫如日，故君子以之自昭，所以二象皆以自字言之。」
- 【按】：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本覺之性名為明德，始覺之功名為昭，心外无法名為自。自昭明德，則新民止至善在其中矣。」

爻辭與小象辭

- ◎初六，晉如摧如，貞吉。罔孚，裕无咎¹。象曰：晉如摧如，獨行正也；裕无咎，未受命也²。
- ◎六二，晉如愁如，貞吉。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³。象曰：受茲介福，以中正也⁴。
- ◎六三，眾允，悔亡⁵。象曰：眾允之，志上行也⁶。

淺註

- 1.晉如摧如，貞吉，罔孚，裕无咎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晉如者，升進也。...貞者盡其在我，不畔援苟且，汲汲然求進也。吉者，終得遂其進也。罔孚者，二三不信之也...。當升進之時，眾人通欲進，初卑下，故二三不見信。...裕者不以進退為欣戚，從容以處之，而我之自修者，猶夫初也。无咎者，不失其身也。貞，即下文罔孚裕無咎。初六以陰居下，當升進之時，而應近君之四，故有晉如崔如之象，占者守正則吉矣。設或不我見信，不可急

于求信，惟寬裕以處之，則可以无咎矣。若求信之心切，則不免枉道失身，安得无咎哉。此所以利貞則吉也。」

2. 晉如摧如，獨行正也；裕无咎，未受命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獨行者，獨進也。...正者，應與之正道也，言升進之時，四陽在上，近乎其君。...未受命，則無官守，所以得綽綽有餘裕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居晉之初，但位卑不易被信任理解^{罔孚}，易受到挫敗^催，此時應寬心待之，堅守正道，不汲汲營營於進，亦不悻悻於不進，則無咎。《誠齋易傳》：「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，得之矣。」若似賈誼則惜之。

就世間法觀之，「錘打出頭釘」係為常態，想強出頭便會常遭受打擊，此際當如何面對？應做好自己本份^{貞吉}，明瞭自己累積的誠信不足^{罔孚}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最終能寬裕自心，被擊倒了要有站起來的勇氣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晉之六爻，皆應自昭明德以新民者也，而時位不同，所養亦異，故吉凶悔吝分焉。初六以陰居陽，定有其慧，且居順體，故可進而晉如，然在卦下，又與鼫鼠為應，非我良朋，則斷不宜欲速，故有阻而摧如，夫晉與摧皆外境耳，何與于我！但當守正則吉，縱令一時不足取信，惟寬裕以待之，終无咎矣。言獨行正者，自信自肯不求人知之意，言未受命者，猶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意。」

3. 晉如愁如，貞吉。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中爻坎為加憂，為心病，愁之象也。其所以愁者，四乃大臣中鼫鼠之小人也，近君而據下三爻升進之路，二欲升進無應援。五陰柔，二愁五之不斷。四邪辟，二愁四之見害，此其所以愁也。貞者中正之德也。初六之貞，未有貞而勉之也。六二之貞，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也。吉者中正之德，久而必彰，上之人自當求之，下文所言受介福于王母是也。介者大也，受介福者，應六五大明之君，因其同德而任用之，加之以寵祿也。王母者六五也。離為日，王之象也。離為中女，母之象也。六二中正，上無應援，故有欲進而愁之象。占者如是而能守正，則吉而受福矣。」

4. 受茲介福，以中正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以中正者，以六二有此中正之德也。八卦正位，坤在二，所以受介福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無與應，象徵若無貴人相助，則難以成事，但要貴人相助，則須要創造其條件-柔順中正，切莫輕忽，即便一點小事情也可能毀掉多年

的努力^{女兒告訴我的小故事}，使其受晉之福，二五以陰應陰故曰王母，此似當年上_淨下_空老和尚待人剃度出家之事。

如康熙皇帝剛繼位之際，內有鰲拜及平西、靖南與平南之「三藩之亂」、明朱三太子謀反及噶爾丹、沙俄等外患，在孝莊太皇太后之輔佐下，寬容漢人、包容宗教，重視傳統文化，終能開創王業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柔順中正，自昭明德，常切望道未見之愁，正而且吉者也。上與六五王母合德，錫以本分應得之福，故名介福，縱令貴極人臣，非分外也。」

5. 眾允，悔亡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坤為眾，眾之象也。允者信也。初罔孚，未允也。二愁如，猶恐未允也。三則允矣。悔亡者，亡其不中正之悔也。六三不中正，當欲進之時，宜眾所不信，而有悔矣。然所居之地，近乎離明，又順體之極，有順上向明之志，則所謂不中正者，皆因親近大明而中正矣，是以眾皆信之。同下二陰上進，故有眾允之象。而占者則悔亡也。」

6. 眾允之，志上行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上者大明也，上行者，上順麗于大明也。上從大明之君，眾志之所同也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不中不正，本應有悔，經過長期努力，得初二之允^{處坤體之上}而上進，代表眾意之允，應上九故有上行之志。此似世間公會理事長或小團隊領袖為眾人爭取福利，然在爭取福利與排除不公之際，雖挾民意，但切莫過度放大自我，而忘了本份。觀世間兩面刃之罷工手段即可知，雖可能爭取到福利，亦可能失去所有，爻變為旅_䷷，有流離失所、失權勢之象。

猶如趙匡胤受周世宗柴榮重用，柴榮北伐後病逝，於抵禦北漢與契丹之際，接受黃袍加身之事；操作不當，如陳友諒效法稱帝^{殺徐壽輝，弒君自立}則效果完全不同^{兵敗朱元璋}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以陰居陽，定有其慧，當晉之時，而在順體之上，初六所謂罔孚者，裕養至此，眾皆允之，而悔亡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故曰志上行也。」

◎九四，晉如鼫^{音石}鼠，貞厲¹。象曰：鼫鼠貞厲，位不當也²。

◎六五，悔亡，失得勿恤。往吉，无不利³。象曰：失得勿恤，往有慶也⁴。

◎上九，晉其角，維用伐邑，厲吉无咎，貞吝⁵。象曰：維用伐邑，道未光也⁶。

淺註

1. 晉如鼫鼠，貞厲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鼫鼠，...能飛不能過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遊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無能先人，則飛鼠也。...鼠竊人之物，然晝則伏藏，夜則走動，蓋不敢見日而畏人者也。離為日，晉者晝也，鼠豈能見之哉。但當進之時，見眾人俱進，彼亦同進，不復畏其晝矣。...九四不中不正，當晉之時，竊近君之位，居三陰之上，上而畏五六大明之知，下而畏三陰群小之忌，故有鼫鼠日下，惟恐人見之象。」

2. 鼫鼠貞厲，位不當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位不當者，不中不正也。」

【按】：九四以陽近君，理似康侯，然剛居柔不正，時義不當，似鼫鼠般五技而窮^{能飛不能上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遊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}，亦即樣樣通，樣樣鬆，且繁殖力旺盛^{結黨營私}，並破壞莊稼^{迫害打擊部屬}。即似戰國李斯，串改遺詔改立胡亥為帝，後被趙高誣陷謀反，因而誅三族。另思：或可考慮取中道來斜槓人生，各行各業均似金字塔，僅有少數人可達到塔尖，中上者或可斜槓一下，不須執著專精塔頂之位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君子之自昭明德也，外宜晦而內宜明，故闔然而日章，以九居四，則外剛而內柔，外明而內晦者也，如鼫鼠，能飛不能過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遊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，不亦危乎。」

蕩益子曰：『予昔初入閩中，見有鬻^{音域，賣}白兔者，人爭以百金買之，未幾，生育甚多，其價漸減至一錢許，好事者殺而烹之，臭不可食，遂無人買。博古者云：{此非白兔，乃鼫鼠耳。}噫！本以賤鼠，謬膺白兔之名，无德居高位元者蓋類此矣。』」

3. 悔亡，失得勿恤。往吉，无不利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恤者，憂也。...火無定體，倏然而活，倏然而沒，失得其常事也。...本卦以象論，日出地上，乃朝日也，非日中之昃。以德論，居大明之中，而下順從之。以卦變論，為飛龍在天之君，六爻獨此爻善，所以《小象》曰：『往有慶也』。悔亡者，中以行正也。失得勿恤者，虛中。則廓然太公，不以失得累其心也，故吉無不利。六五柔中為自昭明德之主，天下臣民，莫不順而麗之，是以事皆悔亡，而心則不累于得失。持此以往，蓋吉而无不利者也。」

4. 失得勿恤，往有慶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往有慶，即吉無不利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為卦主，象徵大明之主，若能推誠任用賢德之士或行德政，勿

憂得失，則往吉而無不利。此即突破萬難的回甘^{悔亡}，上位後，往往是高興一下下，但要辛苦非常久。

失得勿恤為處於金字塔頂的修為，世間常見是努力上了位，就開始防著別人^{鼯鼠}，患得患失，成功亦是辛苦。應學習下雖有九四之鼯鼠，然心有主宰，此即孝莊太皇太后告誡康熙，黨爭與佞臣古皆有之。聖君不須盡除黨爭，庸君才怕黨爭之意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以六居五，定有其慧，又為離明之主，得中道而處天位，正所謂自新新民，无所不用其極者也。雖俯乘鼯鼠之九四，仰承晉角之上九，而與坤順合德，故往接三陰，同成順麗大明之治，則吉无不利，舉世皆蒙其福慶矣，又何失得之可恤哉。」

5.晉其角，維用伐邑，厲吉无咎，貞吝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晉極明終日，已晚矣。角在首之上，晉其角，言欲進而前無其地矣，甚言其前無所進也。...離為兵戈，坤為眾，此爻變震，眾人戈兵震動，伐邑之象也。」

【按】：維者，維繫也；邑，自身封地；為維繫自身安定、化解危厲，只能反躬自省，則可吉而無咎。但因自身不正，故終究為吝。

6.維用伐邑，道未光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上九繫戀六三之陰私，其道不光明，有厲象，故曰未明，同屯九五之施未光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升到最高位，已晉無可晉，此似韓信征討各諸侯國，與楚漢並立之際，戰勝項羽之際，即為被收回兵權之際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上九亦外剛而內柔，外明而內晦者也，而居晉極，則如獸之角矣！以角觸人則凶，維用以自治，如伐邑然，則厲吉而无咎。然不能自治于早，至此時而方自治，雖得其正，不亦吝與，四五十而无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，故曰道未光也。」此即名望與地位已極，無人可幫助自己改善缺失，唯有靠自省之力來解決。

綜觀

晉卦柔進而上行，故柔進優於剛進，初六與六二吉，六三悔亡，九四像鼯鼠般貞厲，上九處晉終，晉無可晉，陽剛又不當位，故厲且吝，需反躬自省；六五為卦主，符合彖辭所曰之「順而麗乎大明，柔進而上行最佳」，故往吉。

明夷卦第三十六

明夷☱ 坤(地)上☷ 離(火)下☲ 綜卦晉☱ 錯卦訟☱ 交卦晉☱

	初至四爻	二至五爻	三至上爻	初至五爻	二至上爻
卦中卦	水火既濟☵☲	雷水解☳☵	地雷復☱☳	雷火豐☲☱	地水師☱☵

卦辭、彖辭與象辭

◎明夷¹，利艱貞²。

◎彖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。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³。

◎象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^{音立}眾，用晦而明⁴。

淺註

- 1.明夷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夷者傷也，為卦坤上離下，日入地中，明見其傷，與晉相綜，故曰明夷。《序卦》：『晉者進也。進而不已，必有所傷，理之常也，所以次晉。』」
- 2.明夷，利艱貞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艱貞者，艱難委曲，以守其貞也。蓋暗主在上，去之則忘國。又有宗國同姓，不可去者，比之則失身。又當守正，然明白直遂，守正又不免取禍。所以占者利艱貞，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。」
【按】：此為政治黑暗、社會混亂之際，《易經》中僅本卦以「利艱貞」為卦辭，其艱貞不言可喻。
- 3.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。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以卦象釋卦名，又以文王釋卦德，以箕子釋卦辭。內文明者離也，外柔順者坤也，此本卦之德也。蒙者遭也，以蒙大難者，言以此德，而遭此明傷之時也。文王以之者，言文王遭紂之囚，用此卦之德，所以內不失已，外得免禍也。晦其明者，晦其明而不露也。大難，關天下之難。內難，一家之難。正其志者，不失其正也。不失其正，又不顯其正，是謂晦其明而利艱貞之義也。」

箕子為紂近親，外而佯狂，內而明哲，是即晦其明也，故曰箕子以之。大抵箕子之難，雖與文王同其艱貞，然文王為西伯，散宜生之徒以珍物美女獻于紂，而西伯即出羑里矣。若箕子佯狂，則必要君知其真狂，左右國人亦知其真狂，再不識其佯狂。至牧野之師，誅君弔民，方釋箕子之囚。箕子逃之朝鮮，武王以朝鮮封之，因以《洪範》授于武王，人方知其不狂。則箕子艱貞難于文王多矣，故以艱貞係箕子之下。要之：天命興周，故文王之明夷處之易；天命廢殷，故箕子之明夷處之難。雖人為，實天意也。文王箕子，一而已矣。」

- 4.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眾，用晦而明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坤為眾，故言蒞眾。用晦而明者，不用明為明，用晦為明也。言我本聰明睿知，乃不顯其明，若似不明者，以晦為明，此之謂用晦而明也。若以晉，明夷相綜，並論之，地在下，日在上，明在外也，君子以之，則絕去其人欲之私，以自昭明德，亦如日之極其高明，常升于萬物之上，此修己之道，當如是也。地在上，日在下，明在內也，君子以之，則存其寬厚渾含之德，去其刻薄殘忍之私，以之蒞眾，如小過必赦，使人不求備罪疑，惟輕脅從罔治之類是也。古之帝王，冕音免，官帽而前旒音流，禮帽前後懸垂的玉串以蔽其明，黈纆音去又塞耳以蔽其聰，亦此意。此則居上之寬，治人者當如是也。」

【按】：蒞眾，管理或與民眾相處；用晦而明，將明藏於晦中，和光同塵。俗云：水太清則無魚。與百姓相處，不能平易近人則無法親民，學習傳統文化者亦如是，不可有清高樣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甯武子之愚不可及，兵法之以逸待勞，以靜制動，以闇伺明，皆明夷之用也，聖學則闇然而日章。」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曰：『甯武子，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』」

爻辭與小象辭

◎初九，明夷于飛，垂其翼，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¹。

象曰：君子于行，義不食也²。

◎六二，明夷，夷于左股，用拯馬壯吉³。象曰：六二之吉，順以則也⁴。

◎九三，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，不可疾貞⁵。象曰：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⁶。

淺註

1.明夷于飛，垂其翼，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，有攸往，主人有言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明夷于飛者，傷其飛之翼也。垂其翼者，其翼見傷而垂韉也。離為雉鳥之象也...。此爻居初，故曰垂翼也。垂其翼而猶能飛，則傷亦未太重矣...。于行者，方見幾而欲行也...。有攸往者，于行而長往也...。主人者，所適之主人，對君子之言也。有言者，主人不相合，言語譏傷其君子也...。初九陽明在下，當傷之時，故有飛而垂翼之象。占者不惟方行，而有不食之厄。及長往，而猶有言語之譏，此其時之所遭，不可得而避者，安其義命可也。」

2.君子于行，義不食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義之所在，見幾而作，不食可也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居明夷之初，雖離傷害甚遠，然君子有先見之明，遯避之速如飛，隱密行之且不暇於食，本爻指伯夷、叔齊或范蠡之遯，對於不義之財富、名位與俸祿均不應貪著，速去方為智。

《智囊全集》：「楚元王^{劉交，高祖弟}初敬禮申公等，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為穆生設醴^{音李，甜酒}。及王戊^{楚元王子}即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，穆生退曰：『可以逝矣。醴酒不設，王之意怠，不去，楚人將鉗^{夾住，即處刑}我於市。』稱疾臥。申公、白生強起之，曰：『獨不念先王之德與？今王一旦失小禮，何足至此？』穆生曰：『...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，為道存也；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與久處？吾豈為區區之禮哉？』遂謝病去。申公、白生獨留，王戊稍淫暴，二十年，為薄太后服，私奸。削東海、薛郡，乃與吳通謀。二人諫不聽，胥靡^{音須彌，服勞役}之，衣之赭^{音者，紅褐色}衣，舂於市。」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此如太公伯夷之避紂也，先垂其翼，則不露其飛之形。及行之速，則三日而不遑食，蓋義當遠遯，不欲主人知之而有言耳。」

3.明夷，夷于左股，用拯馬壯吉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夷于左股，言傷之猶未在上體也。以去暗君，雖不如初之遠，然亦不得言近，故以足之上股象之...。明夷象人身，故初二為股，三四為腹，五上為首，股居下體，蓋以人身上下為前後也。拯者救也...。言用健壯之馬，以救之則吉矣。文王囚于羑里，夷于左股也。散宜生之徒，獻珍物美女，用拯馬壯也。脫羑里之囚，得專征伐，吉也。六二去暗主稍遠，故有傷下體左股之象。然二有中正之德，能速以救之，則吉矣。」

4.六二之吉，順以則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順者，外柔順也。則者法則也，言外雖柔順而內實文明有法則也，所以用拯馬壯也。因六二中正，故言順以則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為中正柔順之明主，似善於自處之君子，但於明夷中仍不免於傷，但外柔順內有則且蓄積實力，故有馬壯之象。本爻隱指周文王，此吉僅為免傷，非有所作為之吉。亦似孫臏之依附於田忌之意，田忌有權勢，孫臏有智慧，資源互補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姜里既囚之後，仍率三分天下之二以服事殷，順而不忤，誠萬古人臣之則也。」

5.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，不可疾貞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南狩者，去南方狩也。離為火，居南方，...出征遠討之象也。大首者，元惡也。...九三雖剛明，臣也。上六雖昏暗，君也。必遲遲以俟之，出于萬一不得已，如天命未絕，人心尚在，則一日之間猶為君臣也。征者，伐暴救民，其事正也，故不可疾，惟在于貞。若亟亟以富天下為心，是疾而不貞矣。」

九三，以陽剛居明體之上，而居于至暗之下，正與上六暗主為應，故有向明除害，得其大首之象。然不可亟也，故有不可疾，惟主于貞之戒。」

6.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志，與有伊尹之志則可之志同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也。...不然以暴易暴，安能行南狩之志。」

【按】：《雜卦傳》：「晉，晝也，明夷，誅也。」九三隱指周武王，在黑暗時尋找光明之機，誅表撥亂反正，還光明於民之意，並以狩獵為外包裝，革命為本質^{用誨而明，不可疾}。此亦似有志於弘揚學習傳統文化之同學切莫急躁，當立定志向成就聖德，不可汲汲於他人之失，方能成就南狩之志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以剛居剛，在離之上，夜盡將旦之時也，正與上六闇主為應。如武王伐紂，得其大惡之首；然以臣伐看，事不可疾，當持之以貞耳。象云南狩之志，猶孟子所云有伊尹之志則可，无伊尹之志則纂也，辭義懍然。」

◎六四，入于左腹，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¹。象曰：入于左腹，獲心意也²。

◎六五，箕子之明夷，利貞³。象曰：箕子之貞，明不可息也⁴。

◎上六，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後入于地⁵。象曰：初登于天，照四國也；後入于地，失則也⁶。

淺註

- 1.入于左腹，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蓋初爻指伯夷，二爻指文王，三爻指武王，五爻指箕子，上六指紂，則此爻指微子無疑矣。左腹者，微子乃紂同姓，左右腹心之臣也。坤為腹，腹之象也。...因六四與上六同體，故以腹心言之。...明夷之心者，紂之心意也。出門庭者，遜去也。...言微子終日在腹裏左邊，黑暗幽隱之中，已得明夷之心意，知其暴虐無道，必亡天下，不可輔矣，于是出門庭而歸周。...六四陰柔得正，與上六同體，已于幽暗之中，得其暴虐之心意，故有入腹獲心之象，于是出門庭而遜去矣。占者得此，亦當遠去也。」
- 2.入于左腹，獲心意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凡人腹中心事，難以知之，今人于左腹，已得其心意，知其不可輔矣，微子所以去也。」
【按】：《周易禪解》：「已居坤體，入暗地矣，柔而得正，稍遠于上，故猶可獲明夷之心而出門庭，如微子抱祭器以行遁，但出門庭，遜于荒野，非歸周也。」殷末三仁，比干諫紂，被剖心而死；微子逃至微，武王克殷後，肉袒面縛，左牽羊，右把茅，膝行而前以告，後被封於宋。
-
- 3.箕子之明夷，利貞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六五居至闇之地，近至闇之君，然有柔中之德，晦其明而正其志，所以佯狂受辱也。居明夷如箕子，乃貞之至矣，故占者利于貞。諸爻以五為君位，故周公以箕子二字明之，上六以登天二字明之。又凡三與上六為正應，曰得其大首，皆欲人知上六之為君也，易不可為典要者以此。然周公爻辭，必以上六為君者何也。蓋九三，明之極，惟武王可以當之。上六，闇之極，惟紂可以當之，若六五有柔中之德，又非紂之所能當也。」
- 4.箕子之貞，明不可息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不可息者，耿耿不昧，常存而不息也。明不可息者，言明可晦不可息，以其在內不露，所以為貞也。」
【按】：本爻居君位但非君，近昏君如箕子，正之則勢不敵，救之則力不足，去之則義不可，故佯狂為奴，內心堅貞守正，以維護明之不息。《智囊全集》：「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，日飲醇酒，弄婦人；...古人明哲保身之術，例如此，皆所以絕其疑也。國初^{明朝初年}，御史袁凱以忤旨引風疾歸。太祖使人覘之，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豬犬矢，還報，乃免。蓋凱逆知有此，使家人以炒麵攪砂糖，從竹筒出之，潛布籬下耳，凱亦智矣哉！」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迫近暗君，身已辱矣，外柔內剛，居得其中，用晦而明，明照萬古，洪範九疇之燈誰能息之。」

5.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後入于地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不明晦^{農曆每月的最後一天}者，日落不明而晦也。初登于天者，日在地上也。後入于地者，日在地上也。本卦原是日在地下，傷其明名為明夷，上六為明夷之主，至此則明夷成矣，故復以明夷之本象言之。上六以陰居坤土之極，昏闇之至者也。惟其昏闇之至，不明而晦，是以初則尊為天子，有可傷人之勢，專以傷人之明為事，終則自傷，而墜厥命，欲為匹夫而不可得矣。故有日落不明而晦，初雖登天而後入地之象。」

6.初登于天，照四國也；後入于地，失則也：《周易集註》：「照四國以位言，言日居天上，能照四國，亦如人君高位，得傷人之勢也。失則以德言，言為人君，止于仁，視民如傷者也，豈可以傷人為事哉。君以傷人為事，失其君之則矣，是以始而登天以傷人，而終于自傷也，文王之順以則者，外柔順而內實文明。凡事通有法則，文王之所以興。紂之失則者，居坤之極，而內實昏暗，凡事通失法則，紂之所以亡。」

【按】：本爻指紂王，即位後，雄才大略，但後來荒淫殘暴，後被周武王敗於牧野，登陸台自焚而亡。以「則」區分六二文王與上六紂王，一則柔順中正，一則昏暗至極。古之帝王往往初聖明，後耽於酒色或獨裁，如隋文帝與唐玄宗等，亦有如漢武帝時之「巫蠱之禍」，肇因於江充誣陷太子蠱害武帝，太子起兵誅殺江充，反被誣陷造反，漢武帝不察而派兵平亂，太子兵敗自殺，衛子夫^{太子母}因支持太子，被收繳皇后印璽，故自殺，「巫蠱之禍」前後罹難有四十多萬人，動搖國本導致西漢政權之衰敗。

《周易禪解》：「以陰居陰，處夷之極，初稱天子，後成獨夫者也，蓋下五爻皆明而示晦，故能用晦而明，此則不明而晦，故失則而終入地耳。」

綜觀

明夷主要藉殷末周初之史來描述明受暗所傷之卦，有別於他卦，僅上六為昏暗之君，其餘皆明。六四、六五為昏君之同體，故以微子奔微、箕子佯狂為奴分象之，下三爻則非同體，初九以伯夷喻之；六二以柔順中正，以周

文王喻之；九三處明體之上，與上六正相敵應，微明克暗，能得其大首，隱指周武王，但切忌疾速。